

最后一抹绿，开往遗忘

一个时代的体温与背影



2026年1月23日，K952，车窗上的告别

2026年1月25日上午10时29分，K303次列车完成它作为广州站始发绿皮车的最后一次使命。此后，墨绿色的身影将从这座老站的始发序列中正式隐去。钢轨上的慢与暖，最终凝作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，化为刻在时光里的一场温柔而决绝的告别。

这几天，我常去广州站的站台，像赴一场沉默的、倒计时的约会。

冬日的黄昏，光线清冷地敷在空旷的水磨石地面上。墨绿色的车厢静卧着，斑驳的漆痕是岁月啃噬的齿印。它们不再有春运时吞吐山河的粗重喘息，只是沉默。广播报出即将消失的车次，没有鲜花与绶带，只有零星几位记录者，如同在站台上，为一位共事半生的老友送行。

指尖几乎触到冰凉的车皮，身体里25年的记忆却轰然涌起温热的潮汐。这冰冷的钢铁之躯，是我记者生涯中最滚烫的现场。

我熟悉它，熟悉到骨髓记得每一次颠簸的节奏，鼻腔记得它复杂的气味图谱：煤烟、铁锈、泡面、汗水。那扇必须用全身力气才能“哐当”推上去的车窗，是连接两个世界的闸口；硬座车厢的人造革座位，被无数奔波的身体磨出包浆般的光泽，浸透着一个时代最真实的湿度与温度。

它不是一个机器，而是一个时代庞大而缓慢的肺，在固定的节拍里完成周期性的吐纳。它的“慢”，是一种

充满人情味的物理尺度。让山里的果农能摇摇晃晃把几筐鲜货担到县城，换回孩子一年的书本费；让第一次远行的少年，有足够长的旅途来消化离乡的胆怯。它的车厢，是流动的、赤裸的中国社会切面。

在这里，时间以另一种单位流逝——是站与站之间逐渐变化的方言，是一包瓜子在整节车厢里传递的距离。它允许告别足够漫长，让泪水被风真正吹干；也允许期盼慢慢升温，让笑容在抵达时绽放得毫无保留。

而此刻，一道银白色的影子，如同锋利的刀片，无声地切开站台外的暮色。那是“复兴号”。它带来的风，是另一种质感——迅疾、冰凉、精确。5万公里高铁网已将地图折叠，“天涯”变成了“隔壁”。速度不仅重新雕刻山河的轮廓，也正在重塑我们关于“远方”与“抵达”的神经反应。

于是，眼前这墨绿的静默，便显出一种英雄迟暮的温柔与固执。我知道，在更深远的山脉与林莽间，仍有81对这样的“慢火车”，像古老而忠诚的钟摆，在铁路图上划出最朴素的线段。它们是这个奔跑时代刻意保留的深呼吸。高铁是射向未来的箭，“慢火车”则是系在脚跟上、连通着泥土的根须。

我的凝视因而具有了撕裂的痛感。作为记录者，我理性地知晓这是进化的必然。但作为一个将生命中最

富激情的25年都贴在这绿色车皮上的人，一种深切的虚空无法抑制地漫上心头。我告别的，何止是火车？我告别的，是一种用身体全部感官去度量国土的笨拙方式，是一整个充满粗粝质感却无比鲜活的生命纪元。

站台本身，就是一部沉默的史诗。目光越过车顶，落在主楼那8个巨大的红色汉字上——统一祖国，振兴中华。自1986年国庆前夜被点亮以来，这灯光从宏伟的政治宣言，逐渐融化为一座城市最温暖的灯塔，一个关于“到达”与“出发”的永恒坐标。

脚下这座始建于1974年的站房，其诞生就是一个时尚事件。岭南园林被引入室内，金鱼池、小桥点缀其间，那台曾是全市唯一的电动扶梯，吸引全城百姓前来参观。它不仅是枢纽，更是那个年代人们对“现代化”最骄傲的想象。半个多世纪的光阴在这里压缩、沉淀。

远处传来汽笛声。是电笛，比记忆中的蒸汽笛声短促，但在空旷的站台上，依然拉出了一道悠长而苍凉的回音。墨绿色的长龙缓缓启动，加速，最终携带着一整段旧时光的全部重量，义无反顾地投向都市边缘那片璀璨的灯海。像一粒沉入时间深海的古币，光影摇曳间，再无踪迹可循。

站台空了。一种被高效规划过的、光滑的寂静迅速填满每一寸空间。太静了，静得我耳朵里响起顽

固的耳鸣——那是25年累积的、所有声音的化石。

我明白，我职业生命的“春运”篇章，随着这抹绿色的消逝，写下了最后一个句点。未来的迁徙将在恒温的静谥中以分秒计算。绿皮车厢里那浓得化不开的人间烟火气，会在锃亮平稳的新车厢里被稀释成什么样？我不知道。

我只知道，我的背包里装满了那些绿色的记忆碎片：一张紧贴车窗的侧脸；一双掏出煮鸡蛋的皴裂的手；一声在陌生哄慰中渐渐止息的啼哭……这些，是我与这个狂奔时代签订的、一份关于“慢”与“弱”的私人备忘录。

转身走向通道的刹那，我忽然感到一阵失重。仿佛那个曾挤在连接处迎着风记录的年轻的我，那个背影终于追上了那列远去的火车，一同消失在地平线下，成为了被告别的一部分。

而我，留在这里。留在这一列名为“当下”的、疾驰的列车里。

手中这沉甸甸的书稿与记忆，是我能为那段绿色年华举行的最后一场仪式。纸页沙沙，是告别时刻永恒的风声，也是一个时代在驶向未来时，留给过去的、深情的回响。

广州站的故事将在高铁的呼啸中翻开新页，但那抹绿皮车承载过的、一个国家的体温与背影，将永远定格在此，成为我们之所以为“我们”的、深情的路基。

文/图 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



2020年春运，广州站前，年轻父母把孩子高高举起，在返乡的间隙享受片刻嬉闹



2019年春运，车厢，福字，回家真好



2012年春运，绿皮火车，列车长与孩童的笑颜



2009年春运，绿皮火车，屏幕微光，同路人的温良



2000年春运，绿皮火车，倒挂的腿，钻窗的人



2001年春运，绿皮火车，窗缝里的眼，归乡的光



2001年春运，广州站前，购票的人群紧紧相抵，在拥挤里盼一张回家的票